

# 发生在中国的精神病学滥用

泽农在长城展开“法轮大法好”横幅

**修****炼****真****善****忍****使****人****道****德****升****华****身****心****健****康**

因为炼法轮功，得以使我去掉了酗酒，抽烟，吸毒以及许多其它使我身心受污染的恶习。我过去肮脏，败坏的心灵也开始充满了“真、善、忍”。当我母亲看到在我身上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之后，她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她的关节炎好了，体重开始减少，并且更深深地体验到修炼法轮功在生命中的重要。

—加拿大西裔大法学员泽农  
(Zenon Dolnyckyj)

法轮大法使亿万修炼者道德升华，身心健康，在世界上受到广泛的欢迎和支持。1999年7月以前，法轮大法被中国政府推荐为全民健身的好功法。

1999年2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引述一位中国高级官员的话说：法轮功学员每个人一年可以节约一仟元人民币。如果有一亿人炼功，每年节约的医药费就是一仟亿，国家可以使用这笔钱（用于经济建设）。

## 让我们携手维护中国精神卫生事业的道德与尊严

——致中国大陆精神科医生、护士、心理医生和社会工作者

尊敬的中国大陆同行们：

你们好！

由于你们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工作，中国大陆的精神卫生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国际精神卫生界的合作也更加广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赞扬和尊敬。我们借此机会向你们致以敬意。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来自中国大陆，对大陆精神卫生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深有体会，对你们工作的难度和窘况有充分的理解，这使我们更加自觉地组织起来，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对中国大陆精神病学发展作出努力。

自2000年以来，我们不断得到来自中国大陆及国际人权组织和专家的报告，这些报告反映了中国大陆一些精神病院参与了对中国大陆法轮功信众和一些政治异议人士的迫害，虽然是极少数行业内的道德败坏者所为，但其发生的规模，伤害的人数，动用的手段和产生的严重后果，都远远超过了前苏联滥用精神病迫害政治异议人士。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千多人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

“改造”，许多人被强迫注射抗精神病药物，电休克及捆绑、灌食，造成了6人死亡。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这一切的发生，但是看过大量受害人的描述，你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作为精神卫生工作者，我们深知人的文化背景和精神信仰是不能被定为精神病症状；同样一个人的精神病症状也不能与其文化背景和精神信仰所混淆，更不能将精神病的发生归咎于一个人的

文化背景和精神信仰。作为一类疾病，任何文化、政治和信仰背景的人都可能罹患精神病。将政治异议者和独立的宗教信仰者纳入精神病范畴，实施强迫治疗，直至残害生命，不仅违反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而且是违反中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犯罪行为，令国际社会震惊。据不完全统计，有九十多家省、市、地、县、区医院参与了迫害行为。

由于50年的共产主义教育，您也许不赞成他们的观点和信仰，但我们应该尊重他们思想和信仰的自由；由于耸人听闻的宣传和严密的新闻封锁，您也许对他们有误解和不满，但我们应尊重宪法和法律，不能把治病救人的手段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您也许会感到无能为力，但你有拒绝参与犯罪的权利。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同行仍是严守职业道德，有善心的人，在了解事实真相后更会仗义执言，坚决拒绝参与和抵制滥用精神病行为。

我们殷切地希望 大陆同道们能了解真相，独立地思考和判断，作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让我们海内外精神卫生工作者共同携手，维护中国大陆精神卫生事业的尊严和道德，为全人类精神健康事业作出贡献。

我们谨向你们呼吁并致诚挚敬意。

部分海外精神病科医生

## 各国精神病协会对江泽民集团滥用精神病治疗对法轮功镇压的反应

2000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美精神病协会的大会上，Gilli医生报告了世界媒体对中国滥用精神病治疗的报导，对此她发出呼吁，遵守医生的道德，不要伤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团长，即美国精神病协会的主席塔期罗博士及其它成员会见了中国精神病协会代表，表达了他们对有关在中国滥用精神病报导的关注。

2000年5月—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滥用和误用精神病治疗委员会，在年会上呼吁世界精神病协会对中国滥用精神病的情况进行调查。

2001年春—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鲁宾·梦罗发表了他的长篇报告“中国的为政治利用的滥用精神病治疗”。报导总结了过去二十年来所出现的大约三千个滥用精神病治疗的案例。他的资料来源于中国公开发表的专刊及病案，他的报告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转第二版

## 目录

纽约时报：	
在中国拘留：面对滥用	2
来自中国大陆受害者的陈诉	3
事实和呼吁	4
傅怡彬凶杀案	
是一个精神病案例	5
录像综合分析：	
是自焚还是欺骗？	6
法轮功与健康—谈访录	7
参与拘留虐待法轮功学员的	
精神病院名单	8

## 纽约时报： 中国扭曲的精神病学

前苏联滥用精神病威逼和折磨异议人士的恶行有完好的记录在案并得到西方的严厉谴责。在中国的恶行则受到较少评论，但北京，同样的滥用精神病监禁不符合他们规范的人——这是一项值得全世界关注和外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强力谴责的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其间，真正地精神病人被每天以政治再教

历史上不同时期，精神病学被沦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不仅是受害者，精神病专家们自己都明确指出过这一问题。

不幸的是，为实行社会控制而明目张胆滥用精神病治疗的事例仍然屡见不鲜。众所周知，前苏联的异议者被认为有精神症状，例如“改革社会偏执狂”、“颓废”等，并被禁闭和被迫接受精神治疗。

1991年联合国文件中关于精神病人的保护和改善精神病治疗的原则第四条指出：“对精神病的诊断决不可基于政治、经济或社会地位，或某一文化、种族、宗教团体，或其他任何与精神状况没有直接关系的原因。”“家庭和职业纠纷，或者不符合社区中道德、社会、文化、政治规范或主导的宗教信仰，绝对不能作为精神病诊断的根据。”

可是今天，大家知道，自1999年7月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精神治疗，以迫使他们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据称，迄今已有600至1000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押。这可能远远低估了被关押的人数，因为中国政府自己报导说北京医科大学之类的院校所收入的精神病人中法轮功学员的比例日趋增多。治疗方法是注射治疗精神病药物、物理或化学镇静或将学员单独禁闭。还有残酷地单一使用电击疗法，不禁让人回忆起纳粹集中营

转第二版

转第二版

中  
国  
应  
停  
止  
滥  
用  
精  
神  
病  
疗  
法

德  
皇  
家  
医  
学  
院  
·  
里  
昂  
医  
学  
博  
士

精  
神  
病

接第一版“中国应停止滥用精神病疗法”

里的强迫医学实验。据报导，这种治疗直接造成的死亡至少已有3例。

仅仅因为表达自己的宗教或政治观点就被当做精神病人对待是对这一医学领域的恐怖歪曲。如果滥用精神治疗的事例还将继续，我们所有在精神疾病这一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受到名誉上的损失。

我呼吁中国政府接受国际组织对精神病院的检查，并保护中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使他们无须害怕被冠以精神病或被禁闭。

(Dr. Declan Lyons, MD 2001年4月10日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言，有删节)

接第一版“纽约时报：中国扭曲的精神病学”

育“治疗”，而对没有跟随其政治路线的健康人则被监禁在精神病医院。然而，今天滥用精神病的恶习再次在中国呈现增长趋势。这个政府强迫监禁法轮功的成员于精神病医院，该运动成员称有600多人被强制关压在精神病医院。这个数字无法核实，但新闻工作者和人权研究人员记录在案了许多的法轮功成员的事例，他们被关压在精神病院里强制用药，身体被捆绑，关禁闭或电击。

罗宾·蒙偌，一位伦敦大学的资深研究员，研究了一些这些案例并于上个月在哥伦比亚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蒙偌先生也在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组织工作监查中国的恶习，他估计在过去二十年至少3,000人被遣送到精神医院因为表达政治看法，不包括法轮功成员。

另一个惊心的发展是新的警察精神病学医院网络——叫做“安康”，汉语意思“和平和幸福”——自1987年建立。中国法律包括“危害社会的政治”为法定的危险的精神不正常的行为。警察被指示用精神病监管“政治狂”，定义为做反政府讲话的人，写反动信或“在重要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发表意见的。”纽约时报的Erik Eckholm报告，至少一个劳工领袖被居留在一家精神病学医院并被迫服药和电击治疗。目前有20个“安康”，并且这个政府计划修造更多。

……和中国政府滥用监狱和劳改营于异见人士比较，精神病监禁还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它是特别恶毒的方法，是一个应当接受比它目前更多的关注和批评的恶行。(03/25/2001)

<http://www.nytimes.com/2001/03/25/opinion/25SUN2.html?searchpv=nytToday>

## 纽约时报：在中国拘留：面对滥用

编辑你好：

回复：“中国扭曲的精神病学”(编辑部3月25日文章)：

在过去的一年期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就中国滥用精神病折磨的恶习向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的领导做了多次询问。

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委员在指责针对使用和滥用精神病，利用精神病关押法轮功成员，工会和学生领袖及所谓的“政治狂”，并承受电击和精神病药物方面反应太慢。

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如同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当初针对精神病被苏联使用对待异议人士威逼和酷刑一样。

丹尼尔B. BORENSTEIN, M.D.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主席

洛杉矶, 2001年3月25日。

<http://www.nytimes.com/2001/03/27/opinion/L27CHIN.html?searchpv=nytToday>

接第一版“各国精神病协会对江泽民集团滥用精神病治疗对法轮功镇压的反应”

2001年3月—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表了中国滥用精神病治疗案例的特殊报告，并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报告中，列出了几百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入全国几十家精神病院，强迫用药，导致至少3例死亡。来自英国的精神病医生得克兰·赖斯博士及来自美国的桑妮陆医生在日内瓦人权会议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关注在中国滥用精神病的状况。

著名国际组织日内瓦反对滥用精神病委员会，在会上发表了谴责中国滥用精神病，号召国际社会关注并帮助制止这种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

2001年3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主席丹尼尔·恩斯基博士，写给编辑的信，他在信中写道，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曾多次督促世界精神病协会对中国滥用精神病治疗进行调查。希望他们能尽快的推进调查进程，要象当初调查苏联滥用精神病治疗虐待持不同政见者一样。

2001年5月—在新奥尔良的年会上，美国精神病协会大会通过了北卡罗兰那州精神病医生代表尼克拉斯·斯得特斯(Nicholas Stratas)医生及派格道夫曼医生的提议，要求美国精神病协会董事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或其它

国家滥用精神病治疗，要求董事会尽全力调查中国滥用精神病治疗的报导。

2001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年会上，英国皇家精神病学会，以无反对票的优势通过大会提案，要求世界精神病协会对中国滥用精神病的报导派遣调查组进行调查。会议期间，世界精神病协会主席发表讲话，关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滥用精神病治疗。日内瓦反对滥用精神病治疗国际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英国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员鲁宾·梦罗，前英国皇家精神病学会主席博力博士及美国精神病医生发了言。

2001年10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世界精神病协会年会期间，召开有关中国滥用精神病的讨论会上，世界精神病调查委员会主席凯斯保博士讲话，报告了其委员会采取的一些措施，要求其成员组织中国精神病协会对其滥用精神病治疗案例报告进行调查。



## 新闻收集：世界精神病学协会要求接收中国异议人士的案例

Fred Charatan 佛罗里达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敦促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抗议中国政府对政治异议人士的禁闭和将法轮功学员打进精神病医院。

狂，并且在那里禁闭政治对手，现在法轮功运动的成员被同样方式对待。”他补充说，这个系统是从前苏联复制来的。

它请求这个协会“迅速行动起来，如同当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精神病学被苏联使用对苏联异议人士威逼和酷刑那样坚持不懈。”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精神病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广泛的滥用。二个新报告描述了对政治不满分子和法轮功成员在精神病院的强迫监禁，在那里他们承受了强制服用治疗精神病药物，电击，不充分的饮食，和残酷殴打的强制管理。法轮功成员被告知，“不转化，不放人”。

在1999年7月北京政府取缔了法轮功，一个基于佛教，道教和中国传统气功(呼吸锻炼)的运动。在二个报告之一，罗宾·蒙偌，一位伦敦大学亚非分校中国研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说：“中国政府正在开展一个运动以丑化和消灭法轮功运动，把顽固的成员埋葬在精神病收容所里。”

他用了130页将他的研究结果(“司法精神病学在中国及其被政治滥用”)发表在亚洲法律哥伦比亚学报。

蒙偌先生陈述了：“中国公安部运转着一个特殊的医院网络以安置犯罪

法轮功信息中心纽约在发布了一个特别的100页的报告关于中国精神病学恶习([www.faluninfo.net](http://www.faluninfo.net))。(至2001年1月8日)有123例法轮功修炼者遣送到精神医院。

根据香港人权和民主的情报中心，然而，被居留的数字的比这个还高。它说有600名法轮功成员被扣留在精神病院，至少50在监时去世。纽约时报在3月25日一个社论强烈批评了北京，“将不符合规范的人以精神病监禁，”并要求外国政府强力谴责，包括美国。布什总统官员，根据一篇最近美联社文章，说他们将在日内瓦每年联合国论坛上谴责中国的纪录。

马丁德尔(MARTIN Deahl)博士，皇家精神病医学院的伦理委员会主席，警告说“这所学院基本上知道这个问题，但与中国工作要小心。谴责他们等于疏远他们。”

人权活动家呼吁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审查或暂停中国参加明年的世界心理协会大会。

<http://www.bmj.com/cgi/content/full/322/7290/817>

# 来自中国大陆受害者的陈诉

## 案例一

“我是一名退休工人，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两次被送进重庆第一精神病院。第一次是99年11月12号，从北京上访被公安局押送回来的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由保卫科科长黄能元，工作人员许中元，医生杨建，退委会书记黄合蒲押送到第一精神病院。前后囚禁40天。第二次是2001年5月20日我从外地打工回来，厂里的保卫科和乡政府找我去问话，问我对法轮功的认识和外出的一些情况。第三天的早上，厂里用车送我到精神病院做鉴定。说有病就医，没有病就回来。否则就要受罚，处分。我意识到这是骗局，坚决不从。几分钟后，厂保卫科来了两个保安人员，押送我到了厂里，医生杨建等人把我送往精神病院第三病区。

进院的第二天，主管医生李小菊（也是第三病区主任）就要我吃药，我问：“你们是搞鉴定的，病没鉴定下来我为什么服药？”半月后，医院一个主任和三病区的几个主治医生找我谈话，内容都是关于炼功的身体的反映，问我有没有幻听、幻觉、幻视、有没有被什么东西控制？我如实告诉他们没有。接着他又问我是什么使你顶住了这么大的压力，坚持你的观点？我告诉他他是师父传的这部大法的法理。他又问是不是师父控制你们的整个思想。我说是我自己觉得这部法好，是正的，是善的，是我自觉自愿去相信大法按照这样去做。最后他把我维护大法的行为说成是有病，并说这是专家鉴定的，所以每天强迫我服用精神病药。药量逐渐加大，如不服用就由医生护士强行灌。

在这里我失去了自由。后来厂里的保卫科黄能元和一名办事人员在家属的要求下，来到了医院看我对法轮功的认识转变没有，我告诉他们我信仰法轮大法，我没有病，我也没有违背宪法的哪一条，没有做出不正常的事情，不应长期关押在这里。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是正常的，你一点不糊涂，你头脑一直都很清醒的，你炼法轮功就是违法的，医病是医你相信法轮功的病，你不转变认识就是有病，你出不出院取决于你自己，目前你没转变认识，我不能接你出院，今后你要随时随地向医生汇报你的思想和认识，医生同意你出院你就出院。”随后我又找到医生李小菊，问这里是医病还是关押人的？李小菊说：

“你本来就不该送到这里来，是你们厂里硬要送你到这里来，没有你们厂里的同意，我不能同意你出院。因为你有政治问题。”半年多了，医院准备长期把我当作精神病处理。

## 案例二

“我叫叶红芳，女，31岁，广东河

源市法轮功学员。我第二次赴京上访，1999年10月13日在北京朝阳区被抓。遣送回河源市后，先被治安拘留15天，到期后转为刑事拘留，公安说准备劳教我3年。1999年11月23日，河源市公安人员张日强（现为河源市源城区公安分局政保股股长）伙同我单位—河源市电力工业局，将我从白岭头看守所送往广东惠州市精神病院。一到惠州市精神病院，他们就将我捆绑起来打吊针，强迫我吃精神病的药物。该医院的骆医生每天查房时都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并说只要我思想不转变过来就天天给我打针。每天我还被迫吃两次药（每次十二、三粒），每天的打针、吃药使我的身体极度疲倦、乏力、心闷。

1999年12月21日，我丈夫要求带我回家，但骆医生说我是政治犯，他负不起让我出院的责任，我只能请假回家。于是我丈夫作保，请了20天的假。这次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近一个月里，我被注射了26瓶叫“苏比利”的吊针。

2000年1月的一天，我去邻县探望一位功友。河源市公安人员知道此事后，又与我单位领导商量，1月24日强行把我第二次被送入惠州市精神病院。单位的人交代骆医生：“两会”以后才允许我请假。尽管我丈夫央求骆医生不要给我打针，但他还是给我打了一针“苏比利”。又强迫我吃药（一天两次）。这次服药的副反应更强烈。我全身抽筋，四肢麻木，视力模糊，乏力、心闷、月经失调。到了3月10多号时，我觉得我成了废人了，精神似乎也要崩溃了。直到3月20号才允许我丈夫接我回家。可是我的身体已被严重摧残，身体极度虚弱。两个月以后身体才逐渐恢复。迫于压力，单位领导和我的家人在公安的指使下做我的思想转化工作，逼我交书。我知道公安随时会找借口关押我。在家乡我已无法呆下去，2000年10月15日，我被迫离家出走。”

## 案例三

“我叫黄锦春，原来是广西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助审员，1999年9月19日因上北京上访，被尾随而来的公安人员押回本地，以所谓的‘妨害社会管理’罪名将我关押十五天，出狱后，因我多次表明态度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于是11月8日被单位开除公职。

11月15日，两名公安到我家，叫我跟他们走，我以为是“例行公事”又叫我去问话，就跟着他们出去，上车后他们就把我押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象山精神病院，我问他们把我送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他们回答说：“这是公安厅领导的指示，让我在这里检查休养几天。”就这样我被禁闭在这所精神病院。该病院属于封闭式强制治疗所，病人一

有抗拒就使用暴力，或殴打或捆绑。而每天病人只有两个小时的放风时间，这还是来这里时间较长的病人才有的权利，我被关在这里后，一直被强迫打针吃药，我问这里的医生护士，我没有病，你们也没有对我做过任何检查鉴定，为何强迫我打针吃药。他们回答你说没病怎么来这里，我说我是被公安押送来的，他们回答说那就说明你有病才有人送你来这里。由于药物的作用，我整个人浑身无力，昏昏欲睡，但却又坐立不安，一整天都处于这种状态。他们还取笑我，说你不是炼法轮功的吗？看你法轮功厉害还是我们的药物厉害。但我都一直忍着，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天后，身体和精神状态才慢慢恢复。由于我继续炼功，他们知道后又给我加大药量，再炼功，再加药，我就这样一直度过了这两个月，直到今天我还一直被关禁闭在这里，同时医院还规定，除了我的家人外，任何人都不能打电话来或来探视我，在这样的环境，又受着药物的痛苦，心里头有一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他们想以这种方式击垮我的意志，从而达到让我放弃修炼的目的。”

## 案例四

“我叫匡本翠，青岛皮鞋三厂职工。炼法轮大法已经五年了。2000年2月14日去北京反映大法的真实情况。在路上一警察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他们就来抓我。把我带到胶州驻京办事处，扣留一宿，厂里来车说要送我回家，我就上了车。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直接把我送到了胶州市精神病院。我不是精神病人，我的精神是理智的，在家里丈夫、孩子我都照顾得很好，而且炼功五年来我没有吃一粒药，打一个针。并不是我硬撑着不打针、不吃药，而是我的身体一直很健康，不需要打针、吃药。他们却说：“你脑子没病心有病，坚持要炼就是病。”并且说上面叫这样干的。我问他们：“上边叫这样干的，哪个上边？”他们说：“政法委。”我又问：“有文件吗？”他们说：“口头传达的。”我一直也没见这样的文件。

后来听说上边给厂里两条路：一条是派人看着我，一条是送精神病院。厂里选择了后一条。我在这里一呆就是两个月。

在这两个月中，完全把我同精神病人一样对待，强行打针、吃药。我是健康人，没有病，拒绝吃药。两个男人就扭着我的胳膊，一个捏着我的鼻子，我依然不张口，他们又用一根筷子顶我的牙，强行吃药。从一天三次一次一片加到一次六片。就这样我熬过了二个月，我的亲属用自己的公职担

保，才把我保出来。”

## 案例五

湖南省精神病医院医生高致胜、梅秀森、何伯玲三人对尚关在拘留所的张小梅和贺祥姑进行所谓“会诊”，并认定两学员有“迷信巫术所致的精神障碍”，建议住省精神病医院（省脑科医院）治疗。对张和贺强行注射治疗“精神分裂症”病人的长效“氟派啶醇”，为了蒙骗学员家属及外界人士，它们声称注射的是大脑保护剂。打针后不到半小时，感到心冲，象心脏病发作一样难受。因是慢性长效剂，随着时间的推移，全身颤抖，站、坐、躺都不行，四肢运动障碍，一分钟都好难过。想做点事，分散注意力，但又四肢无力，力不从心。视力模糊，不自觉地流口水，不想说话，说句话要用很大的劲，才张得开口。

没有意志，心情烦燥不安，脑袋里经常象刀刮一样地痛，莫名其妙地就哭。

有时寒气从骨髓里冒出，刺骨的冷。学员绝食抗议，郭付院长说“不吃饭，就绑起来打吊针，我们有的是办法。”目前，贺祥姑仍被关在该医院。据了解，该医院关押过数位法轮功学员。

郭副院长，湖南省精神病医院（省脑科医院）主管法轮功学员的副院长，电话：86-731-52217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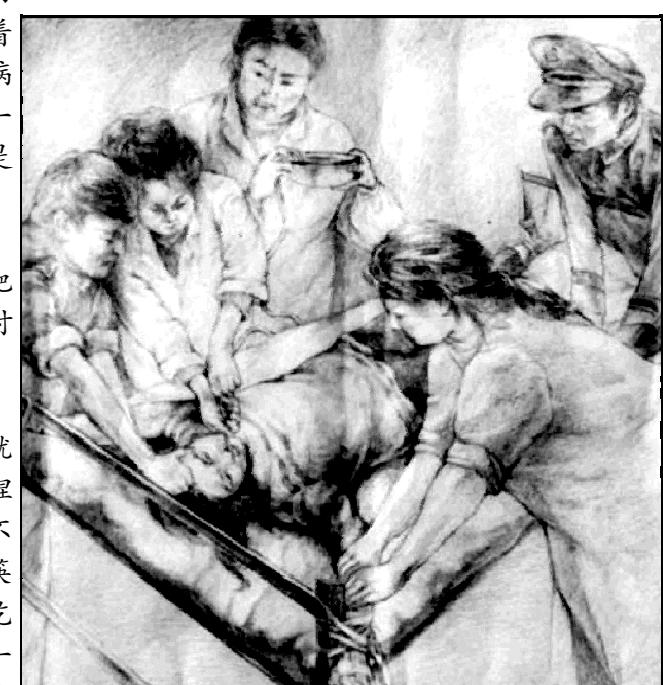
高致胜，湖南省精神病医院（省脑科医院）医生；

梅秀森，湖南省精神病医院（省脑科医院）司法鉴定科主任，电：86-731-5222979；

何伯玲，湖南省精神病医院（省脑科医院）三病室主任，教授，电话：86-731-5227005。

湖南省精神病医院（省脑科医院）地址：长沙市赤岭路94号，邮编：410007，电话：86-731-5222682。

转第四版



一位女法轮功学员画出自己受到的残酷迫害，她被拘留，殴打并经常被强迫灌进不知名的东西

# 事实和呼吁

## 关于精神病在中国被滥用

### 2001年5月

#### 精神病在中国被滥用的重要事实\*

1. 在警察命令下，精神病医生对非精神病拘留者实施高剂量的抑制精神的药物，高压电击，和其它值得关注的方法以便执行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

2. 至少43个精神病学机关参与了精神病的滥用和错用。

3. 至少有20“安康”机关由中国公安部拥有和操作；这相当于前苏联内务部拥有的特别精神病院。

4. 迄今，正常、健康的法轮功修炼者被精神病院禁闭和折磨的数字超出1,000。事实上，这比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援引的对共产俄国精神病调查的数字大得多。

#### 死亡案例：

案件#1。苏刚，男，32岁，系山东省淄博市齐鲁石化公司烯烃厂仪表车间职工。他的家庭阐明苏刚先生在拘留之前身体非常好并且精神没有任何毛病。华盛顿邮报报导：“在4月25日旅行到北京对法轮功的禁令请愿后，他再次被拘捕了；在5月23日，他的雇主，一个国营的石油化学公司，授权警察将他送到一家精神病医院。根据苏先生父亲说，医生每日两次给苏先生注射一种未知的东西。当苏先生一个星期以后回来后，他已不能正常饮食和活动肢体”。他也不记得在医院里发生了什么，并且他甚至停止讲话。在6月10日这个早先健康年轻人去世。.

案件#2。“我的母亲，史倍，49岁，因坚持炼法轮功，2000年5月母亲被富阳市公安局强行送到了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6月中旬我曾去医院探望过一次，其景象惨不忍睹，病房除了木板床和草席外，连最起码的生活用品和卫生设备都没有。可母亲还是那样的乐观，那样健谈。医护人员在公安人员的威逼下，用碗口粗的针筒给母亲注射所谓的“镇静剂”。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到母亲了。公安人

员为了不让她说话，整整一个星期没给她买东西！母亲最终是被活活饿死的。”



史倍之子 2000年9月20日于加拿大

(附：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电话 011-86-571-512-1914 总机转2045二病区)  
这家医院的官员拒绝对记者做出评论。

#### 使用药物和其它残暴的手段对待法轮功修炼者：

精神医院频繁地使用大剂量药物象Perphenazine, Chlorpromazine, Fluphenazine, Fluorohydroxypiperidine 和其它未知的物质，由强力灌食或将药物混入修炼者的食物中。结果，许多修炼者遭受巨大地中毒性反应作用，譬如：失去记忆，严重头疼，精神恍惚，极端虚弱，无法控制的震颤，恶心，呕吐，失去知觉。有些严重案件类似Neuroleptic 恶性综合症。有证据证明，药物被超过正常用药率的很多倍使用，因而经常造成毁灭和不可逆的后果。

另外，精神病医院采用其它残暴和虐待性的方法，譬如把人绑在床上，强力使用胃管灌药；用手铐或捆绑使人长时间处于非常痛苦的姿势；把针灸针深深的插入肌肉并通电流产生极度疼痛；并且使用电棒灼烧被拘留者的皮肤。

#### 精神病学设施——另一种形式的劳改营？

1991年，联合国建立了“保护精神病人和改善精神医疗保健的原则。”根据这个文件第四个原则，“精神病的判断决不能依据政治，经济或社会地位，或文化团体会员，种族或宗教组织，或其他于精神健康没有直接相关的原因。”

法轮功修炼者在其它国家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由于修炼导致精神不正常的。根据报告，有些医生在中国做了清楚声明表明，法轮功修炼者被接受不是由于他们的健康而是因为政治原因。有些医务工作者在虐待修炼者时甚至嘲笑说：“你不是炼法轮功吗？咱们看看到底谁厉害，法轮功还是我们的药？”通常，被释放的法轮功修炼者是他们表示不再炼法轮功了，他们签字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还有不幸的情况是法轮功修炼者被折磨的快死了被释放出来。有些精神病医院以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比例给自己打分。很不幸的事实是，在中国很多的精神病医院可以和监狱和劳改营排在一起作为政府迫害和镇压的工具。

#### 一起起来反对滥用精神病

今天，精神病在中国被用来作为镇压和压制思想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的工具。法轮功学员

#### 接第三版“来自中国大陆受害者的陈诉”

##### 案例六

“我们是徐州睢宁县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在徐州市精神病院被关押三个多月期间，被强行绑在床上打针、灌药，所谓的医务人员超剂量地给我们注射不知名的针剂，人立刻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慢慢地醒过来，再把我们身上的绳子松开。药物的作用发作时，我们撕心裂肺地痛苦、疼痛，在地上打滚、惨叫、猛烈地撞墙。当我们清醒时，指问那些所谓的医务人员：“为什么给我们这些没病的人打针、灌药？”他们面带羞愧地说：“没办法，这是上级的指示，我们要工作，只有服从领导。我们也不想这样对待你们，但我们也不想下岗。”并说“用这些药你们不会死的，只是很痛苦，如果你们说不炼法轮功了，就可以不给你们用药了，你们自己千万不能跑出医院去，我们不给你们逐渐停药，人会疯掉和死掉的，即使跑出去，别人也会把你们当成疯子再送进疯人院的。药性反应起来那种痛苦是难以想象的，非常可怕，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一位功友在凳子上盘坐，院长走过来恶狠狠地说：“你还在炼功吗？就把你的针药量还要加得更大，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看你还炼不炼！”

由于给我们用药量太大，又没有逐渐停药，公安不负责任地把我们送到句东女子劳教所，药性反应太强，一位功友一下子疯掉了一样，痛苦地在地上摔打、滚爬，日夜不停地狂奔，两个人架都架不住，浑身剧烈颤抖，头往下栽，双目失神呆滞无光，日夜狂躁，不能睡眠，痛苦难忍，用身、头撞墙欲死，真是痛苦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另一位功友浑身抽筋，缩成一团，不能站立行走，别人就把她架出架进，夜深时烧心难熬，口吐血沫。不同程度的药性反应使几位功友挣扎煎熬了近五十天才逐渐消退。就这种严重失常状

被折磨仅仅因为他们的信仰。我们希望全世界有关专业人员谴责这种滥用精神病并开展完整的法律检察这种系统的滥用精神病的行为。这是世界精神病学者，专家的责任，用你们的能力停止这场恶梦。

在世界任何地方错用和滥用精神病都是对各个地方精神病学的完整性是一个威胁。世界精神病协会必须坚决对中国政府和世界表明，这种败坏精神病学的恶行必须停止。

“我们知道在中国还有许多善良正直的精神病学者，就如同在前苏联一样。中国的医生在过去的20年中有更多的机会与西方接触，不象过去的苏联专家。我们不愿看到我们中国的同行在反对使用专业用于政治目的上孤军奋战。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尽我们一切可能帮助。”

作为医生我们不能继续保持沉默了。

Sunny Lu, MD,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Ohio, USA  
Viviana Galli, MD,  
Blanchfield Army Community Hospital, Kentucky,  
USA

\*特别报告:滥用精神病——中华人民共和国违反人权对待法轮功，2001年4月(Psychiatric Abuse—Human Rights Abuses Against Falun Gong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2001, available upon request. You may also visit and send request to: [www.faluninfo.net](http://www.faluninfo.net))

态，句东所曾送一位功友到镇江市医院做精神司法鉴定，有寄回的鉴定书证明：“其脑神经正常，严重失常状态确属于强力用药后的药性反应。”虽然我们的身体基本恢复正常，但留在心灵的伤痛是永远抹不掉的。”

##### 案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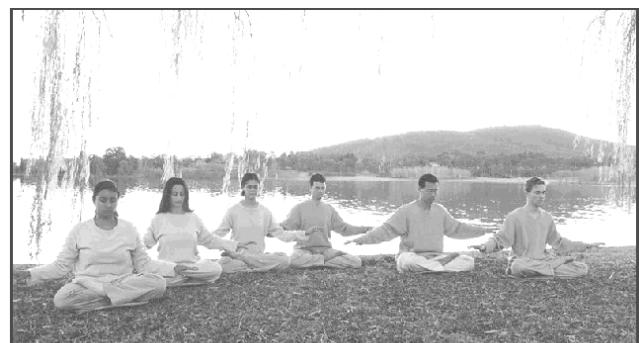
马艳芳，35岁，诸城陶瓷厂职工。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99年10月进京上访，半路被查送诸城拘留所，关押30天，罚款3000元。回厂后监督劳动，并给以留用两年处分。

马艳芳于2000年5月再次进京上访被抓，送回单位后被继续关押。马艳芳不服，以绝食抗议，被单位强制送去诸城市精神病医院。在医院，医务人员将她当精神病治疗，强制打针吃药。住院两个多月后，马艳芳死于精神病院。



副院长丁一心称马艳芳是自杀。

单位声称：马艳芳的单位曾与她的父母签定协议，其父母答应对马的生死不再过问。但马艳芳的母亲流着泪说：我自己生的孩子，怎能生死不过问呢？



集体炼功.澳大利亚

## 傅怡彬凶杀案是一个精神病案例

Viviana Galli医生 (美国精神病专家)

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精神病案例。假如这个凶手向记者讲的是真话，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即当他在2001年11月25日杀死他的父亲和妻子时，他是犯有精神病的，并且，直到2001年12月17日他接受采访时，他看上去仍然精神异常。当他杀人的时候，他不仅患有妄想症，并且表现有命令式幻听的症状及能量异常增多。他似乎患有慢性精神病。

他的妄想症表现在他杀人的时候他在想“使他们脱离苦海，到一个更高境界更高层次去”，或者使他们三个的主意识进入他的小腹，形成太阳、地球和月亮等等。

他还告诉我们，他听到一个声音命令他“到了下手的时候，要我动手把面前的三位灭掉。”接着他又说，他没想到那个声音会叫他杀人。他不仅按照那个声音去做，而且他似乎感觉到非这样做不可。他当时完全被那个声音所控制。

新华社的文章指出，傅怡彬回忆就在他杀人前他的妻子告诉他的父母，他在这两天“处于混乱状态”，“手脚出汗”，“老发愣”，“是不是要出问题”。这些有可能是傅怡彬神经紧张的症状，就象一个人准备搏斗。傅还讲到杀三个人消耗了很多能量，以至于他

事后需要躺在沙发上休息。傅的精神不正常似乎已有很长时间了。傅的一位亲戚曾对他的同事(马瑞金女士)提到8年前，傅曾经一丝不挂地跑到街上，家里人都管不住他。由此看起来，傅当时一定患有妄想症，并且出现能量异常增多，而导致他一丝不挂地在街上跑。傅在1999年的妄想症的又一次发作中打伤他的妈妈，这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傅的精神不正常。当时，他感觉他妈妈是魔，想让他父亲进入他的房间休息因此而导致死亡。他打断了他妈妈的肋骨，并疯狂地打她，以便打掉他妈妈身上的魔。当问到他当时有关情况时，傅说“我哪来的劲呀。”他的这次发作又让我们看到与以前发作相似的症状——能量异常增多及思维混乱。

当时，邻居叫来了警察，而警察却把它当作家庭纠纷处理，把傅放了，而不是让他接受精神病检查。

当新华社记者在12月16日采访他时，傅看起来还呈现精神病的症状，他的言辞缺乏逻辑，但他自己却认为是合理的。他思想的内容是混乱的，互不相关的信息在他病态的头脑里却合情合理。例如，他认为杀死的人的灵魂在他的小腹中变成太阳，地球和月亮等等。甚至，他还在后悔，他在1999年没能打他妈妈再狠一些，以便把魔打掉。

把傅关进监狱而不让他进行精神病治疗是不人道的。很明显，傅在这次采访时，精神仍不正常。他看起来还没有得到精神病检查，不然的话，中国政府就不会把这定为单纯的杀人案，而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精神病的案例。

十分不幸的是，中国政府利用这一可悲的严重精神病案例制造诬陷“法轮功”的宣传。把这一杀人案诬陷到“法轮功”头上是很荒唐的。即便假设傅怡彬曾练习过“法轮功”(对此还没有任何证据)，也不能推理说，他的异常行为是因练习“法轮功”造成的，因为在此之前他就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并有多次发作。正如，一个曾经学过天文学和物理学的人犯了罪，不能说他所学的天文和物理知识是他犯罪的原因。这样的结论是不合逻辑的。

另外要特别指出，没有对傅怡彬进行完整的精神病检查及详细的身体健康情况的检查，也没有询问其家人，邻居及同事，对其精神病史的调查，就急匆匆一口咬定是“法轮功”导致傅的杀人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从精神病学的角度上看，新华社对傅怡彬杀人案的报导和宣传，是别有用心的，企图误导民众，把此案当作由于练习“法轮功”而发生的，而它的真相是——傅怡彬是一个有很长精神病史和暴力历史的精神病患者。是他的精神病的发作造成了这场可悲的凶杀案。

任何读过《转法轮》和李洪志先生其他著作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作为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功有一些很严格的行为准则，例如：

1. 精神病患者与危重病人不能修炼法轮功。

2. 修炼者必须以修心为主，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做事，不得追求功能，神神叨叨。光炼动作而不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事，不是法轮功学员。

3. 修炼的目的是同化真善忍这一普天共识的伟大精神，以求返本归真，悟得人生真谛。

4. 圆满是指通过不断同化真善忍，对个人，社会，宇宙有了更准确的认识，达到一种大彻大悟的境界，与死亡根本是不同的概念。只有活着的人才能修炼，只有珍惜生命的人才会来修炼。

5. 杀生是绝对不允许的。伤害任何生命体都是不允许的，杀人或自杀更是天大的罪。人死了就失去了修炼的机会，更谈不上达到圆满的境界。

目前，在伪造天安门自焚案被揭穿之后，江泽民们又把精神病行为、杀人犯罪等嫁祸于法轮功，为其镇压制造借口。其实，人们只要问一下：(1)为什么在1999年7月前的七年间，从没有法轮功修炼者杀人和自杀的报道，而是受到社会的褒奖和宣传？(2)为什么害怕让人们看到李先生的原著呢？他们怕什么呢？(3)一个神情淡漠，思维粘滞的精神病人在说到法轮功时，为什么句句不离法轮功如何导致他犯罪，与CCTV配合如此默契呢？

他们或许可以欺世一时，但真相终会大白天下。

## 从美国德州母亲杀子案看精神病司法鉴定的重要原则

辛辛纳提大学精神病系助理教授 芦阳

2001年6月20日，在休士顿发生了一件轰动全美的惨案。一位年轻的母亲亲手将她的五个孩子溺在家中的浴盆里。这位母亲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她的名字叫安得瑞·耶茨(Andrea Yates)。人们在震惊的同时不由得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位母亲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惨案发生后，在法庭审理此案的过程中，美国各大新闻媒体，做了多方面的调查和报导。美国时代周刊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包括对患者的丈夫、其它家庭成员和朋友40多小时的采访，对安得瑞的上千页的医疗档案、记录，警察的调查报告，病理解剖和法院记录的调研，发表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这位母亲安得瑞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和丈夫及孩子们有每周三次家庭学习圣经。她还同一位教父保持通信多年，从而得到信仰方面的指导。调查过程中，当警察、精神病医生们问她是什么原因导致她杀死五个孩子时，她说，她杀死他们是为他们好，挽救他们免受地狱的永远的痛苦。安得瑞还认为她自己是魔鬼，是不称职的母亲。她引用圣经中的教义说，不称

职的母亲应该受到惩罚。

从上述的报告中，不难看出，安得瑞具有病态思维和妄想，不能理解圣经的教义。在美国众多的媒体调查报导中，在法庭上，在多位精神病专家的调查报告和公共舆论中，都没有任何攻击圣经、要求取消基督教的言论，也没有人将安得瑞的犯罪行为归咎于基督教或圣经的教义。人们知道，这桩杀人惨案与安得瑞的精神信仰无关，而是由于她的精神病的复发以及病态的思维所致。专家、媒体及公众更关心的是她应得到精神病治疗，虽然她要对其行为负法律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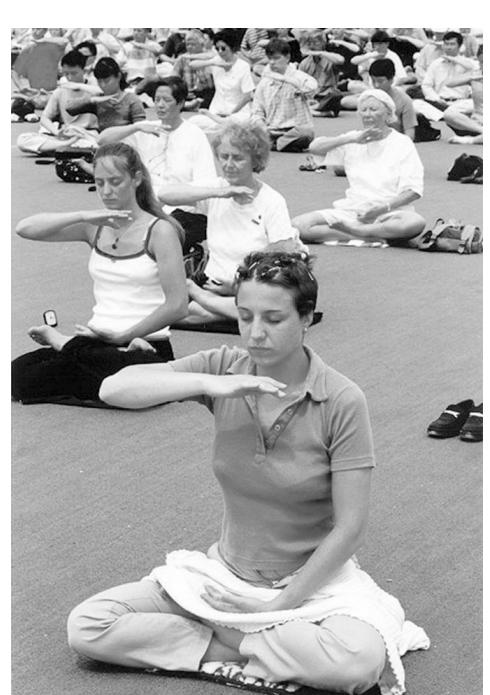
美国对安得瑞·耶茨的处理反映了联合国关于精神病人的保护和改善精神病治疗的原则：“对精神病的诊断决不可基于政治、经济或社会地位，或某一文化、种族、宗教团体，或其他任何与精神状况没有直接关系的原因。”“家庭和职业纠纷，或者不符合社区中道德、社会、文化、政治规范或主导的宗教信仰，绝对不能作为精神病诊断的根据。”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对于

“傅怡彬杀人案”的处理和报导。

新华社及中央电视台在报导此案时，既没有傅怡彬的精神病史、医疗历史、家庭背景、生长过程和发病过程的报告，也没有精神病法医的调查诊断，治疗记录和关于证人、证词及法庭审讯的客观调查，却一口咬定傅怡彬的精神病症状和杀人犯罪行为是法轮功所致。中国的宣传机器将精神病患者的病态造成杀人、自杀行为归咎于病人的信仰的做法违反了最起码的国际公认的准则和最基本的精神病常识。在电视上作证的中医和心理学者也不具备精神病临床经验和司法鉴定的资格。

诚然，精神病性思维的内容会反映出病人的社会、文化和信仰背景，但一个人的文化、社会及信仰背景不会导致精神病。精神病可以发生在任何宗教信仰的人群，故不应借此而攻击人们的信仰、甚至剥夺人们信仰的自由。众所周知，中国的大多数精神病人是共产党教育下的无神论者，甚至是共产党员，那么共产党是否应对他们的精神病行为或犯罪负责呢？



集体炼功·法国

从法轮功修炼原则看江泽民宣传机器的荒唐陷害

# 联合国国际教育发展署IED声明

## “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

声明中说，(江泽民)政权拿出2001年1月23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所谓自焚事件作为指控法轮功是“XX”的证据。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的录像片，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像片的拷贝，以供派发。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 CCTV录像综合分析：是自焚还是欺骗？

把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关进精神病院进行迫害，把伤人害命的精神病人说成法轮功学员欺骗世人为了迫害找借口，是镇压者惯用的手段。由于大陆一言堂的宣传，消息封锁及残酷镇压，人们或知之不多，或不敢言，甚至看到真相也不相信。本版特地从令人震惊的天安门自焚一案入手，将海外各界人士的分析要点摘录供读者思考分析。请您深思，明察。所有镜头取自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请看连续运动画面([http://pkg2.minghui.org/new\\_pkg/zi\\_fen/Zi\\_fen.html](http://pkg2.minghui.org/new_pkg/zi_fen/Zi_fen.html))，不需下载，网上观看。更多详情请看10分钟的“自焚事件真相”，(见：<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3/9/8851.html>)的慢镜头和重复播放。

### 「焦点访谈」慢镜头：「自焚女」刘春玲死因揭秘！



刘春玲身上的火已被扑灭，刘面朝灭火器，这时隐约可见一只手臂伸向了刘春玲的头部，刘头部受击。

一件重物击在刘春玲的头部并弹起。刘被打得转身背向灭火器了。随即倒地，

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前用力的姿势。

- “慢镜头中，刘春玲，两个死难者之一，看上去不是因为火焰灼伤而倒下，而是被一个穿军大衣的人用重物击倒。” – Charles A. Radin (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环球报4月18日14版)
- 华盛顿邮报：从来没人见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力蒲·潘(Phillip Pan)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该报道题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进一步镇压法轮功」。
- 著名作家王力雄先生十年前出版的畅销小说《黄祸》，因其描述与该自焚事件过程从头到尾太过相似而再次引起轰动，该书目前已成为中国大陆的禁书。
- 「天安门自焚案」疑点被一一揭穿后，2001年8月中旬举行的审判实况转播中的「自焚现场录像」，所有被外电和分析家指出的疑点全部都被剪切掉，刘春玲头部被重物击中倒地的镜头片段，也告消失。

### 真、假王进东？



左图：真，假王进东的耳朵对比 右图：结印手势对比

**【编者后记】**在此，我们想着重指出两点。首先，法轮功教导人们禁止任何形式的杀生包括自杀。法轮功创始人在《转法轮》第七讲（杀生问题）中对此均有详细论述。根据真善忍的修炼原则，杀生是有罪的。关于自杀，李老师在《法轮佛法：在悉尼讲法》中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法轮功也从未有“通过自杀可以达到升天圆满”之说。

其次，法轮功自92年传出，弘扬世界几十个国家，上亿

- 官方报导说王进东被严重烧伤，但是电视上他两腿中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居然完好无损，为什么塑料瓶在火焰高温中不熔化呢？
- 我们从常识中知道人的头发，眉毛很容易被火烧着，而且烧的速度非常快，可从中央电视台的录像看，王进东的脸，被烧成了灰色，在医院里的境头他的脸还有被植皮的痕迹，可见脸部严重烧伤，但他的头发却完好无损，而且齐刷刷的头发边缘，比例失调的面部，这说明他很可能带了假发套。
- 官方提供王进东自焚前的照片，脸颊消瘦、小骨架，而自焚的王进东却是大脸盘、大骨架，难道有真假两个王进东？仔细看看两个人的耳朵，真的王进东是长耳朵，而假的是圆耳朵。很明显，王进东被掉包了，自焚的王进东并不是真的王进东。
- 法轮功要求的是双盘，至少也得是单盘。而王进东是以中国军人标准的盘腿姿势坐在地上。在王进东的结印动作中，两个拇指上下重叠在一起，不是按法轮功要求的两拇指指尖接触。这些是法轮功非常基本的炼功动作。说王进东自96年开始，修炼好几年了，可至今连最基本的炼功动作都不会，完全是一个门外汉。

人修炼。为什么在镇压以前的七年中从没有法轮功学员自杀，而在镇压一年半后突然出现？为什么在大陆之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也从来没有法轮功学员自杀，而只有在中国才出现？

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各种阴谋陷害还可能发生，希望您看过我们对自焚事件的分析后，能认清江泽民犯罪集团邪恶的真实面目，并对过去，现在及将来发生的事情有更客观的认识。

出于一名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敏感，我特别观察和分析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自焚过程和对伤者救治情况的全部镜头以及后续治疗过程的报导及图片。这里将几个明显的医疗救治疑点记录下来，仅供大家省视思考。

一、烈焰焚身应本能地奔跑以缓释巨热和巨痛，王进东却身背大火“胜似闲庭信步”？

每一个有被烫伤、烧伤体验的人都了解那种痛苦，更何况烈焰焚身时的巨大痛苦了。故自焚者在疼痛、窒息及热浪包围下多以奔跑来缓解痛苦。韩国学生以自焚抗议全斗焕政府的录像中，自焚者近乎癫狂的狂奔、尖叫、直至倒地的表现才是正常的，绝非天安门自焚者所表现出来的“胜似闲庭信步”。

二、气管切开手术后唱歌有违医学常识

气管切开手术后早期，患者是绝不可能发声的。因呼吸主要是通过气管插管与外界相通而很少或根本没有气流通过声带。思影怎能底气十足、情感充沛地回答记者提问，末了竟还唱了一首儿歌呢？



三、重烧伤病人极易感染，理应无菌隔离，记者不穿隔离衣？

重度烧伤病人削痂植皮手术后应将患者安置到无菌间严格隔离消毒。即使是医务人员也应少进少出，减少感染机会。怎能允许一名记者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手拿话筒进行现场采访呢？而且大面积烧伤患者身上坏死组织的异味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而新华社记者却在病房里谈吐自如，其敬业精神令我这个医生也深感汗颜！

四、喝半瓶汽油足以致死，刘葆荣却象正常人

刘葆荣说自焚前她先喝了半瓶汽油，半瓶汽油就足以致死。即使经过及时抢救，患者也会出现口、咽、胸烧灼感及恶心呕吐等症状。且还可出现类急性中毒症状，表现为幻觉、妄想、不自主哭笑等精神分裂症状。刘葆荣在电视中的表现，哪像一个喝了那么多汽油的呢？！（转自明慧网）

医  
务  
工  
作  
者  
谈  
“  
自  
焚  
”  
治  
疗  
过  
程  
的  
明  
显  
疑  
点

丁鸿安

法轮功的修炼者多称，法轮功使他们参透了人生意义，给他们带来了内心的祥和与宁静，更使他们的慢性疾病不治而愈。如何理解，请看专访。

笔者：杨森博士，您是物理学博士，摩托罗拉公司的研究与开发专家。您是怎么开始炼法轮功的？

杨森博士：我在1982年患上严重的病毒性肝炎，曾住院治疗，休学一年。来美后，学业紧张，身体更加不支。1995年夏天，我从父母那儿得到一本李洪志老师的《转法轮》。读完一遍之后，我身心受到强烈震撼。我于是反复阅读，手不释卷。读书时，时感有一股热流在全身流动。有时甚至感到似乎有只大手从我的肝脏里向外抓什么。二十多天以后，我开始练功，感到身轻如燕，精力充沛。1998年12月公司体检，我的包括肝功在内的32项指标全部正常。

笔者：李有甫医生，您在中国大陆时曾是武术和气功的教授，精通太极，同时又是中医大夫。您如何解释杨博士的体验？

李有甫医师：当杨博士阅读《转法轮》中获得感悟的时候，他的精神世界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他身体上感受到的热流，类似中医所说的“气血流通”。气处在情绪的影响下能滞也能动，气血的充足和流通是健康必不可少的。至于杨森博士肝脏所发生的现象则是修炼界特有的现象。古今中外都有用功能治病的。如果一个人产生了修炼的强烈愿望，并有功夫高深的师父愿意收其为徒，师父就会应用其功能为弟子清理身体，使其身体健康，能够修炼。师父的层次不同，其功能的表达形式也不同，看来李老师的功能是通过《转法轮》这部著作传递的。

笔者：如果当时杨森博士只想治好他的病而不想修炼的话，不治而愈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李有甫医师：对。这正是法轮功的独特之处。它不同于健身的气功，也不是治病的手段，而是教人修炼的方法。它要求弟子重视修心，只为真修弟子“清理身体”。

笔者：为何心性如此重要？

李有甫医师：这是由法轮功的根本法理决定的。依照法轮大法的法理，人体是一个小宇宙，有肉体也有精神，而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宇宙也有精神和“肉体”。人体的能量（气）是有限的，而宇宙的能量（功）是永恒的。中医调理人的气，包括精气、血气、神气、经络之气、脏腑之气等等。因为气会衰，会脱，会逆，会滞，人有气就会有病。调心

静息，针灸推拿，金石草药都是在调理气。而宇宙的能量（功）则是健康不朽的，功越高身体越健康，衰老也越慢。所以，功是无比珍贵的。要想获得宇宙中永恒的能量，人就必须同化宇宙的精神。这个精

对事物和行为的执著，而吸烟、喝酒、吸毒、赌博等行为正是很大的执著心使然，正是修炼要克服的。当一个人对修炼有了强烈的愿望，对成瘾的本质和危害有了透彻的认识，做起来也就容易多了。正如在

科学，是关于疾病的科学。当人病到身体有了形态学和理化特性的改变，到了可见和可测的程度，我们才认识它们，处理它们。所以，我们要么发现疾病时已是晚期，要么对疾病发生的深层因素难以洞察，治疗方法局限于缓解和控制症状；要么了解致病的因素，但却难以改变它们。传统中医是在一个较深层、较微观的空间里认识疾病和健康。它研究人体内“气”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中药、针灸是对“气”的直接调理，一些“气”功运动也是通过调理“气”而达到健身的目的。因此，中医手段对保健，防病，养身，治疗功能性障碍效果较好。可以说，传统中医学是一个关于健康的科学。

“气”的直接调理，一些“气”功运动也是通过调理“气”而达到健身的目的。因此，中医手段对保健，防病，养身，治疗功能性障碍效果较好。可以说，传统中医学是一个关于健康的科学。

而法轮功涉及的则是一个更深层更微观的空间范畴。按照法轮功的法理，导致疾病的原因在于一个存在于极微观空间中的致病的能量场——病业，而“德”是与病业相对立的能量场概念。要从根本上祛病，就得清除这个致病的能量场——业力，并培养好的能量场——德。法轮功就是指导人们通过修炼完成这样一个过程。修炼是对人整个生命的珍惜和看护。从这个意义上讲，法轮功是关于生命的科学。

笔者：徐建超医生，您是耶鲁大学的肾病专科医生，您能否从现代医学角度谈谈炼法轮功和健康的关系。

徐建超医师：现代医学对健康的认识近几年有很大飞跃。美国《现代诊断与治疗》一书明确指出：现代医学模式是生物-心理-社会-心灵模式。心灵(spirituality)超越文化和宗教，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它包括理解生命的意义、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接受宇宙中“更高级生命”(higher power)的存在。法轮功修炼者相信，人的生命来自于美好圣洁的宇宙空间，是无比珍贵的，由于偏离了宇宙的精神“真善忍”而成为人，有了一个会生老病死的身体和一双看不到宇宙真相的眼睛。修炼

转第八版

## 法轮功与健康 — 谈访录

郑翔

神就是《转法轮》中详细阐述的“真、善、忍”。所以，修心是最重要。

笔者：练功呢？

李有甫医师：法轮功讲性命双修，所以要炼功。炼功部分旨在使百脉皆通，周天循环，促进能量交换，加快身体的净化。此外，随着修炼的提高，脉络还会不断增宽融合，最终融为一体。在中医来看，疾病的重要病机之一就是脉络不通，气滞血瘀，继而导致诸如痰瘀互结，久瘀生热等等病态。如果脉络增宽或融为一体，这些病状就难以存在，而防病于未然。

笔者：如何理解法轮？

李有甫医师：《转法轮》中有关于法轮的专门论述。大家知道，中医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经络理论，这个经络系统是个测不到的能量体系。通过修炼，人的小腹部位丹田穴位能产生丹，它是让人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团。修炼的人死后烧出的舍利子就与这个丹有关。法轮也是一个能量体，修炼者可从师父那儿获得（能量是可以传递的），也能自己修出来。修炼人多能感受到法轮在体内的旋转。旋转的法轮可以纠正身体不正确的状态。

笔者：我知道纽约有一位美国摇滚乐队的鼓手叫斯特林。他在事业的鼎峰时期染上了吸毒，不仅事业受挫，爱情夭折，还成了医院和戒毒所的常客。并得经常服用抗抑郁药。他称在修炼一个月后就烟酒不沾，更是与毒品绝缘。这已是四年前的事了，他还在电视上为此作证。芦阳医生，作为辛辛纳提大学精神科药物与酒精成瘾专业的教授，您怎么解释修炼戒毒这一现象？

卢阳医师：吸毒是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它与犯罪、精神抑郁、性病的泛滥都有直接关系。目前对成瘾缺少有效的治疗，唯一有一定效果的疗法为著名的12步疗法。这种疗法要求人们相信超自然的力量，清除自己一切不良的行为和思想，每周多次聚会从而获得一个集体的良好影响。精神空虚、追求感官享受、放纵情欲、逃避责任，这些都是吸毒行为的常见原因。法轮功首先教导修炼者人生的意義和目的是通过修炼达到返本归真，使身心都恢复到原始最纯净的状态。法轮功要求修炼者放弃一切心理上、感官上

开始中提到的师父为修炼者清理身体，练功学法，都使身心迅速调整到健康状态。我所见到的法轮功学员，不管他们以前有什么样的不良嗜好，在他们修炼后很短的时间内都消失了。

笔者：胡宗义医生，您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多年医学研究工作，您为什么也热心地向大众推介法轮功呢？

胡宗义医师：我虽是医生但面临的健康和疾病的问题和其它人一样。我来美后，得了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药物治疗效果甚微。友人向我推荐气功，但我认为那是迷信，缺乏科学性。我最初看《转法轮》时，并没指望治病，只是觉得有道理。李老师不仅澄清了气功的概念，还讲透了许多人生的道理，传出一个让人修身养性的方法。我修炼法轮功两、三个月之后，病症在不觉中消失，对我震动很大。我开始向亲友推荐法轮功。我母亲炼功不久，困扰她多年的慢性头疼也不治而愈。

笔者：那么，您的“科学头脑”和“医学知识”对这些现象没有抵触吗？

胡宗义医师：我也曾感到困惑，一边是我习惯的医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另一边是发生在我身上不争的事实。我想，真正的科学是要用已知去探索未知，而不是用已知来否定未知。真正的科学家应该永远尊重客观现象，始终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

现代医学属于一个相对浅表范畴内



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大学医院住院医师医学博士杨景端在第八届国际抗衰老医学大会上(2000年12月美国拉斯维加斯)，以“法轮功——健身和抗衰老功效”为题，向大会作特别报告。

# 善待无辜的人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二十世纪的医学史，由于德国从医者的败落而平添了黑色的一页。在50多年前的纽伦堡，23名德国医生因他们骇人听闻的人权侵害，被以反人类罪而送上了审判台。他们中大多数人受到了判决，有的被短期监禁，有的被判死刑。希特勒时代的暴行正在中国重演，21世纪的纽伦堡审判也必将继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万望与此事相关的诸君，无愧一个救死扶伤者的医德良心。善待无辜的人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 参与拘留虐待法轮功学员的精神病院名单

旅顺精神病院  
潍坊诸城市精神病医院  
四川省彭州市精神病医院  
山东省临淄区齐陵镇精神治疗中心  
辽宁省营口精神病院  
山东省济宁市精神病院  
唐山市精神病医院  
安徽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精神病院  
潍坊市潍城区康复医院  
吉林市精神病院  
成都某戒毒所  
南京脑科医院(原精神病院)  
南京青龙山精神病院(疯人院)  
北京海淀青龙桥精神病院  
山东省寿光市北洛精神病医院  
重庆市枇杷坪精神病院  
湖南省精神病医院  
江苏盐城市龙岗精神病院  
广东惠州市精神病院  
四川彭州市精神病院  
烟台□霞精神病康复中心  
山东省莱西市精神病医院  
甘肃省武威县精神病医院  
辽宁省鞍山市唐家房精神病医院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  
湖南长沙精神病院  
河北省张家口市沙岭子精神病院  
解放军261医院  
合肥精神病院  
吉林舒兰市精神病院  
山东沂水县人民医院精神病科  
开封某精神病院  
青岛即墨市某精神病院  
福建省仓山精神病院  
吉林省洮南精神病院松原分院  
邯郸市精神病医院  
平度市第六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  
北京顺义县精神病院  
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院)  
河北省省二院精神病科  
湖北省麻城精神病院  
江苏扬州市五台山精神病医院  
江苏扬州市五台山精神病医院  
广州白云精神康复医院  
河北唐山“越河”的公安部门开办的“安康医院  
宁波市康庄精神病医院住院部(对外叫宁波康宁医院)  
重庆北碚煤矿疗养院精神病科,歇马场精神病院  
淄博市淄川区第五人民医院(原精神病医院)  
武汉大学亚太医院(原湖北省附一医院)精神病院  
烟台心理康复医院(原莱阳精神病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镇大柳树精神病医院  
河南省新乡医科院的第二附属精神病院  
山东省昌乐精神病院 山东沂水县人民医院精神病科

### 更多信息请见：

<http://xinsheng.net/gb/default.htm>  
<http://chinese.faluninfo.net/gb/index.htm>

### 电子信箱

editor\_cn@faluninfo.net

王兴英，山东三环制锁集团公司职工，家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文化四巷77-10号。

完

全 不 再 是 那 个 健 康 的 我 了

因为我进京上访，2000年3月2日，被单位送到位于莱阳市的烟台心理康复中心(当地人叫莱阳精神病院)。医院分很多病区，关押了芝罘区和莱阳等地的几十名法轮功学员。我住在第二病房区，住院第二天开始每天强行绑在床上静脉输注药物，每天还要皮下注射两针，共输注了20瓶药物，注射了40针。每天吃十二片药，其中十片是冬眠灵，另两片不知道是什么药，大夫也不告诉我。吃药时两个护士看着吃，她们要我伸出舌头看看是否把药放到了嘴里，然后再伸出舌头看吃没吃下去。

医院强行给法轮功学员专门做了一次头部电针。我们要炼功就被绑在床上。一个学员关在一个室里，同室的精神病人帮医生看着不让我们炼功，炼功被发现了要挨打。经过这样的折磨，我不能吃饭，浑身无力，两腿弯曲伸不直，上眼皮松弛下垂，眼睛只能半睁，下巴也松弛，嘴老是半张合不上，大便不通。更严重的是整天整夜睡不着觉，两腿老是抽动，抽得坐立不安，抽得晚上不能睡觉。

那时第二病区有6名法轮功学员，我走的时候又进去了几名学员。也是整天绑在那里打针、灌药。第二病区折磨得很重，护士长说：死一两个不要紧。

3月30日，当我先生去领我时，主任还不同意放我回去，先生看我被折磨得瘦成那样，执意要领我回去。这样主任还要我们买5瓶冬眠灵药带回家服用。回家三天、四天后，全身皮肤发黄，眼睛黄绿色，恶心呕吐，经过医院化验，肝严重药物中毒。朋友们看见我都吓一跳：我被精神病院残害得两眼发直，眼皮睁不开，嘴巴向下耷拉着，掉了很多头发，完全不再是那个健康的我了。

住院时间：2000年3月2日到3月30日，住院期间费用全部自理。

### 接第七版“法轮功与健康—谈访录”

者将人生的根本目的看作是同化宇宙精神，找回自己纯洁的本性，返本归真。修炼中，他们净化了思想，调整了心态，戒掉各种有害心身的行为习惯和爱好，从而杜绝了主要致病因素。“真善忍”原则使他们严于律己，真诚善良，吃苦耐劳，不计得失。因此，心理压力和不良情绪在这种良好心态下消失了，而心理压力是导致包括卒死在内的多种急慢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人们只看到法轮功学员可以不吃药，却忽视了他们辛勤修炼。事实上，法轮功为它的修炼者在心灵、社会、心理和生物四个层面提供了健康保证。

笔者：美国流行的替代和补充医学，是否和现代医学的局限性有关？

徐建超医师：正是。大多数药物是用来控制或缓解症状的，很少能根治疾病。而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有限的疗效使很多病人难以坚持治疗。据统计，每年死于药物过敏反应的大约14万人。现代医学在美国的迅速发展恰恰使美国人更快更早地认识到现代医学在疾病治疗和保健上的局限。哈佛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1998年美国有约40%以上的人曾使用非正统医疗方法，自付医药费达270亿美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于1992年建立了专门的“补充与替代医学研究中心”，经费由刚成立时的200万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6800万美元。全美有十几个大学研究中心，均在对包括草药、针灸、正骨、瑜伽、气功、祈祷、心灵成长(SPIRITUAL GROWTH)等进行系统研究，并获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西方人喜爱法轮功也是必然。